詩經類考

詩經類考卷之二十八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說詩異同考

大雅

文王篇

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謂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爲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率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于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不

知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于一而無一毫私意雜于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爲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于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于本篇矣○呂氏春秋曰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之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

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云云其命惟新以纘文王之德○魯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曰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左傳襄公四年亦以此詩爲兩君相見之樂○什文云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皆以其德繫之○首章通解云聖人稟至清至明之氣而生其生也固是氣也其没也是氣安歸哉亦歸諸清明之天而已矣故始終以天言之○安成劉氏曰雅頌稱

不顯凡十二此詩三大明及崧高韓弈清廟惟天之命執競烈文各一皆與此詩同義思齊抑各一則辭稍有不同者○傳云在上在民上也有功于民其德著見于天也○末二句疏言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嘗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也○二章國語云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避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三章通解云不讀無逸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無以知文王之逸合而觀之則文王以寧從可知矣上必無爲而用天下執其要也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執其職也君得臣而萬

化行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之所以興也柰何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甫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士太師蹶父之後爲蹶惟司馬申伯之後爲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安得不替乎召公是似南仲太祖可謂世濟其美矣○四章緝朱子曰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五章華谷嚴氏曰洛誥王入太室祼謂以圭瓚酌于爵以獻尸尸受爵不飲灌于地故謂灌祼灌古字通用宗廟有祼天地大神不祼○嚴氏又曰黼冔商周所同黼裳

而哻冠則商之制也○九峯蔡氏曰修其先王典禮
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勿軒熊氏曰此
見周家忠厚之至一代之興雖改正朔易服色以示
作新之政然考之詩書則一代之禮樂固未嘗廢也
常服黼哻猶用商之衣冠也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
祀奔走臣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
王士二則曰殷多士何嘗敢有一毫鄙夷之心其視
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衣冠禮樂能存先代之
舊亦鮮矣此皆出于疑慮之過而不知以公天下爲
心者周家忠厚之澤所以爲不可及也○末章箋云

天之大命已不可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女
身則止偏明以理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
事而施行之○呂氏曰宣昭義問所謂明四目達四
聰益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
興亡自天者其敬其怠瞭然可識愈敬懼而愈不敢
怠矣○安成劉氏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卽所謂欽
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
傳相戒固惟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
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與持盈守成
者尤在于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

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又爲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爲令王也宜哉○丁奉臆言云嘗觀書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而甚知周之安殷之難及觀詩之戾于周服祼將于京而甚覺周之安殷之易豈詩書語意相背耶蓋此詩成于書之八篇以後治定作樂之日向使殷人一有貳志則公豈罔言于幼主也

大明篇

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箋云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朱子謂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也首章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于下故赫赫然著見于天○箋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炤晳見于天謂三辰效驗是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以天位殷適以爲惡而棄絶之使教令不行于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惟德是與耳言此者厚美周也棫傳云達也○韓

詩外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其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曰天子南面受于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四章傳云集就也箋云天監視善惡于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于文王生適有所知識則爲之生配于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太姒○疏曰烏止謂之集是集爲依就之義故傳以

集爲就也○疏云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若然文王初生已有天命之意皇矣乃眷西顧明是紂惡之後天始視文王與此乖者帝王之後定于冥兆唐堯之受河圖昌名已在其錄明天歸文王久矣但作詩之人意各有主○雙峯饒氏曰文王生于祖甲之三十一年武王後文王二十年生是商道始微之際二人已生矣○疏義云初載猶曰壯歲之年也或謂即位之初年恐鑿○文王嘉止傳云嘉美也箋云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爲妃乃求婚○載年也唐虞曰載夏曰歲商

曰祀周曰年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四時祭祀一訖也年禾一熟也載萬物終而更始也○五章箋云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太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文定厥祥傳云言太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以文定爲問名之後定有吉祥謂納幣也○造舟爲梁傳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于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孫炎曰連四船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獨一船曰特舟○箋云迎太姒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

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六章長子惟行傳云惟行太任之德焉○燮伐新安胡氏曰燮有和順之意○慶源輔氏曰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燮伐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嚴氏曰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燮伐○七章傳云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東萊呂氏曰紂以如林之衆來戰武王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計較之

私豈得而容哉此益設爲勉之之詞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慶源輔氏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辭意嚴格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學者當常常涵咏此二句以存心養性而事天也○毛詩或問云惟于侯興謂惟我以諸侯而興耳侯興則天子亡此意不言自見今以侯爲惟則與上惟字重疊不成句矣○八章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騵陸佃曰言上周而下殷也○旣曰燮伐復曰肆伐夫燮則以和肆則以威二者不相悖耶燮者伐之德肆者伐之功惟德則順天惟功則救世二者相濟而不相悖此武之

全美也○惟師尚父時惟鷹揚涼彼武王是周公以伐紂之功推重尚父而若于巳一無與焉者公此心即虞廷九官相讓之心而武之所以成功太公之所以戮力皆自此致之也○商伐夏秋收時周伐商春耕時○詩詠一代之德夫孰備于大明乎觀其鋪張家世遡流窮源粤自王季而太任而文王而太姒而武王而尚父見其夫妻之同德焉見其婦姑之同德焉見其祖孫之同德焉見其君臣之同德焉嗚呼具此六同而八百年之基業不待卜而巳定矣

緜篇

序云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首章傳云興也瓜紹
也瓞瓝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
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驗后稷乃帝嚳之
冑封于邰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漆沮之地歷世
亦緜緜然至太王而德益盛得民心而生王業故本
周之興云于漆沮也○古公傳云豳公也古言久也
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陶復陶穴說文曰陶瓦
器竈也葢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也穴說文
云土屋也覆于地也則復之與穴俱土室耳○正義
云穴在地下複在地上俱如陶然故稱為陶○賈公

彥云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爲復言于地上重復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爲穴其形皆如陶竈復穴皆開其土取明說文云土室也○二章呂東萊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精神風采也○太王遷岐事莊子與呂氏春秋皆云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去狄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書

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太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亶父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太王亶父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太王亶父曰與之耆老曰吾不爲社稷乎太王亶父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亶父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修奔而從之者二十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〇三章契周禮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吹其焌氣

以授卜師遂役之卜師凡卜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士喪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陳祥道云燋炬也契灼龜之木也契謂之焌亦謂之楚焞楚其材也焞其體也契其用也○羅氏云禮圖楚焞以荊爲之必以荊者凡木心圓荊心方卦之德方以知以其德方故以方木灼龜也○周人尚卜況洪範稽疑帝王治道之要也故雅詩于一代之終始每以見乎龜者徵焉于太王肇興則曰爰契我龜于武王太定則曰惟龜正之于幽厲衰亡則曰我龜旣厭○四章乃宣乃畝箋云時耕曰宣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言從西方而

往東之人皆周于執事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六章鼛鼓弗勝考索曰鼓人云以鼛鼓鼓役事春秋傳云魯人之皐畚皐者緩也役事以弗亟爲義故以皐鼓節之○八章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以樸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兑然不有征伐之意昆夷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奔突而喙息不暇矣○呂氏曰軍國之容雖備然太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絕

所愠之夷狄亦不隕㕏其聘問之禮益寒暑之節能
虵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
季文王畜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于王
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闗之内鬱鬱葱葱輪蹄輻湊則
昆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葢直是消長
之理也○末章箋云虞芮之質乎而文王動其緜緜
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嚴氏曰人之良
心如木之有根生生不窮故謂之生虞芮以忿爭汩
其良心如木有物以賊其生理不得遂其暢茂然其
所謂生生不窮者未甞絶也廹夫感文王之化而㣲

然自悟如去其壅閼而生意沃然矣一念既改百行萬善皆由是而充之此之謂蹶厥生言撥發其生意也非有以增益之皆彼所自有也詩人推原致化之妙以為我謂其有疏附後先奔走禦侮之四臣而致之與泛言四臣之所致而不敢為一定之辭見文王之化有非四臣之所能為者矣○呂氏曰虞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震動潑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云云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耳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為善也至公無我也於穆不已也○右三詩乃兩君相見之樂也

左傳所謂及文王之三皆周公所作以戒成王者文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以及武王之德緜則又追述太王太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盐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後世因諸侯朝見燕享必歌奏以致儆此大雅所以爲大政也○歐陽修曰大雅緜九章初頌太王遷邠建都邑營宫室而已其八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絶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

其脉理之爲一也葢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爲文之高
致也

棫樸篇

序云文王能官人也○朱子云序誤○首章傳云山
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
二章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璋瓚也○祭
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小宰云凡
祭祀贊祼將之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疏云爲
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三章傳云楫櫂也○方言
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郭注云楫橈頭索也所以懸

櫂謂之楫說文云楫舟櫂也什名云在旁撥水曰櫂又謂之楫○箋云舟之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興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繁露云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四章疏云此又說其有文章之事言治寶物爲器所以可雕琢爲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性故也喻文王可修飾其道爲聖教者心性之睿聖故也○鄒氏貴曰我王金玉也而勉勉焉其爲追琢也至矣○嚴氏曰文王作人外則追琢之使有成器之文內則金玉之使有可貴之

質作人之故如此文王猶勉勉不已以維持四方而綱紀之也

旱麓篇

序云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首章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也○傳云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箋云君子謂太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于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豈弟者樂易之謂也樂天則外無艷居易則中無險文王以此盛

德作興人才而士皆象德從化上者安于上而盡其大不爲府權下者安于下而務其小不爲希高如鳶飛魚躍各適其性此作人之極致也○韓詩外傳曰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宰民力稼以重農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豈弟君子文王之謂也○輔氏曰樂易則無汲汲勞苦之意蓋優游寬裕以自盡其在我之理而已○嚴氏曰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疏義云和樂而平易必純乎

天理乃能然○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豈弟之謂也○呂氏曰緜之八章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皇矣之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皆以山林之茂見王業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于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二章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

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疏云
玉瓚圭瓚也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瓚
盛鬯酒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以器
是黃金照酒亦黃故云黃流瑟箋云潔鮮貌說文云
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也○三章箋云鳶鴟之類
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
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言太王王季之德近于
變化使如新作人○嚴氏曰三章言文王作人之妙
也鳶飛魚躍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
以然也豈弟文王何不作人乎言必有以興起之而

使之不自已也○四章箋云祭祀之事先爲清酒次爲擇牲故舉二者○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三曰清酒注云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思齊篇

序云文王所以聖也○首章孔氏曰太姜太任太姒皆稱太明皆尊而稱之惟武王之妃不稱太蓋避太姜故也○左傳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文王之穆也管蔡世家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

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叅以左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則詩人則百之詠夫豈徒哉按此特其見于書傳者耳亦可見其多也○永嘉陳氏曰此詩言文王之聖本于太任太姒或曰使文王而遭頑嚚將不得爲聖乎曰瞽瞍頑嚚舜之所以始而終之者孝也舜終不倦而瞽瞍豫此舜之所以聖也舜文王一也文王處其易舜處其難文王處君臣之難舜處其易○二章止齋陳氏曰古人于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

妻刑于二女刑之一言蓋其法近于烝不止于異與也○嚴氏曰御讀如字訓治也○孔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國家○毛詩或問云必兩愁罔恫而後可刑于寡妻刑謂以身儀之隱微之間纖毫有愧即不能刑矣○三章傳云文王和敬之德在宮在廟如此豈爲不顯乎亦以此顯德而臨之于民上既以顯德臨民其所爲無射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安文王之德無厭倦也箋云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于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

亦得觀于禮于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于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四章傳戎大也言大疾害人也烈業也假大也言王業遠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式用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文王之祀于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末章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成其俊乂之美也此言文王同于古聖以身化人故成人小子

皆有成德也○通解云按今日稱昨日亦可言古呂氏曰典謨作于虞夏其稱堯舜禹皐陶已曰若稽古則以文王為古之人何疑乎○呂東萊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于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得其旨矣

皇矣篇

序云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疏云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令聞周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修德不必實由之也○首章傳云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

箋云二國紂及崇侯也故作正長也四國密也阮也徂也共也究謀度居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于天心密阮徂共之君又助之謀言同于惡也○耆傳云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箋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正義曰耆者老也人皆惡己之老故耆爲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箋以與宅謂與文王○二章箋云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云徙就文王之

德也聿習夷常路大也言帝所以從就文王之明德而顧之者以其世世習于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厥配箋指太姒○四章箋云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擇善而從昆○五章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箋云畔援猶跋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謂當平于所欲征者之獄訟知彼已曲直然後伐之也○韓詩云畔援武强也歆䟽云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歆爲貪

○六章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原爾雅孫炎注云別不相連也○七章傳云不大聲見于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末章傳云于內曰類于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箋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不長夏以革毛詩或問曰長卽短長之長不長與不大對夏

即周禮所謂夏采禹貢所謂夏翟雉至夏而後文采具故名染色者爲夏此色所從出也華即華木之華華音屬脾八音皆賴之以爲節聲所從出也○韓退之拘羑操曰目揜揜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伊川曰退之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都不到此

靈臺篇

序云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

獸昆蟲焉○首章呂氏曰文王之作臺主于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爲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俺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斯言得之矣○李氏曰左傳昭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

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勦其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乎也蓋速成出于民之意則可出于君之意則不可出于君之意則爲勦民出于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二章眞西山曰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文王之德及飛潛各安其處此所謂不擾也漢儒作賦鋪陳弋獵之盛至曰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吁物生斯時與靈臺之世爲何如耶○嚴氏曰凡誇言其鳥獸魚鱉之美者皆民歡樂之之詞也又曰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而欣

欣色喜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頞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之鳥獸魚鼈何以異于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詩意○三節通解云論字本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葢諸侯軒懸北宮黃鍾東宮夾鍾西宮夷則各懸十二律四清聲鍾各十六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所以無患者物不大於事民不大于臣臣不大於君各有倫理相應○鐘簴飾以臝屬磬簴飾以羽屬器異異簴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若竹筍然文同同筍也筍則横之設以崇牙其形高以峻

虡則植之設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夏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璧翣而與筍虡同者爲欲使人勿知有惡焉耳○朱註中圍加三之一者劉氏曰中圍者謂鼓腹也鼓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鼓腹之圍加以三之一則其圍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辟廱韓詩云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廱和也所

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葢以茅草取其潔淸也○呂氏曰或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廱學校劉入之彼葢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暬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肄也夫豈有二事哉○毛詩或問曰漢以來皆以辟廱爲天子之學戴埴楊用修皆嘗辨其不然考之莊子文王辟廱以配黃帝之咸池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則知爲樂名矣蓋廱者壅水爲池之名作

樂宜空虛故於是奏合其樂耳古者禮樂皆自學宮教大抵學宮之中自有辟廱非舉辟廱以名學宮也○末章禮曰御瞽幾聲之上下○國語曰矇瞍修聲○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疏云瞽亦有眸子矇之小別○樂書云鼉之爲物性靜而惡聒喜夜自鳴聲大而遠聞○嚴氏曰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黃佐通解曰嘗有三臺之役而春秋譏楚與章華之工而伍舉諫豈人心有古今哉憂樂之情異勞逸之勢殊也春秋書築臺者三築囿者三譏厲民以自樂也文王築臺囿而民樂者與民同

樂故也不然阿房築而民乃離矣嗚乎樂非直爾也
夏作破斧之歌而民悲殷作靡靡之樂而民泣音之
感人更甚矣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
音怨以怒其政乖觀盧臺詩考夏商之政信然

下武篇

序云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功之
焉○首章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
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太王王
季文王稍就盛也○呂氏曰下者繼上之詞也下武
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

太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嚴氏曰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尚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詩爲繼文而作首章欲發明武王之心先總說一代之意嚮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周家世世有哲王三后既往而其神在天矣武王又配合其德于鎬京爲其在京者可以配在天者先後相傳其德一也曷嘗以武爲上哉○二章箋云作爲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于鎬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爲終成其大功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此爲武王言也令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

令者欲成我周王道之信也○四章傳云應當也箋云可愛哉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五章箋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于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故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而享福也○嚴氏曰承上章言武王繼述之孝昭昭顯著有自來矣由能繩約其先祖之跡宜其萬年受天之福也○末章箋云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

文王有聲篇

序云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通解云按維清奏象舞合此詩爲九德之歌堂上以琴瑟詠之堂下以象箾吹之故須合大雅例如此○首章箋云遹述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述行廣大其太王王季所有令聞之善聲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世之德益盛誠得人君之道也○二章疏云武功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邦者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三章傳云減成溝也箋云方十里

曰成減其溝也廣深各八尺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城偶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巳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通解云公劉遷邠而以思輯用光爲心太王遷岐而以乃慰乃止爲心文王遷豐而曰求厥寧追來孝云者眞守家法而克繼志者矣○四章傳云濯大也箋云公事也文王述行太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于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爲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四方如荆之南徐之北汝之

東渭之西去豐雖遠皆扶攜來歸也○五章夾漈鄭氏曰周地西迫戎狄自岐之豐自豐之鎬是西遠戎而東即華也○皇白虎通云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不擾匹夫匹婦虛無寥廓天地通靈也○六章華谷嚴氏曰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廱之化深入其心也○安成劉氏曰先儒謂岐在邰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逸周書豐鎬相去三十里隔一水耳鎬在文王已建辟廱時至武王乃遷都耳左傳曰芮邰岐畢吾西土也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

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與此次第同○七章董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于心故曰考卜惟王則王志先定矣其考卜者所以齊衆志也洪範稽疑以汝則從爲主○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卜師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爾雅十龜龜筴傳八龜逸禮天子龜尺二諸侯八寸禮曰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凡龜取以秋收以春其藏有室其釁有時奉之必襲而曳踵莫之必端而辨其首卜則腹骨灼則四體而太卜

或作或命或貞或陳其事不一○疏義問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朱子曰詩中言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氣勢如此度必不肯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黃熟自落下來

生民篇

序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首章傳云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謂姜嫄禋祀之時高辛氏帝率

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歆饗遂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卽得懷妊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祐護福之夙早終人道以生之旣生之則長養之時惟舜所舉之后稷矣○嚴氏曰天帝本無迹今其來格若有步武之迹姜嫄奉事周旋若陟天帝之步武卽有所感也履帝武言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動之速卽有身耳不必如鄭氏說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也于是神介助之依止之則震動而有身夙早而不遲則生產之長育之是爲后稷也閟宮言彌月不遲十

月卽生是早也又云詩書凡言天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詞不必執其迹也監觀四方乃眷西顧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有耳帝謂文王于帝其訓不必天實有言至言祭祀曰神具醉止曰神嗜飲食曰神保聿歸曰田祖有神若與神親相接者見神人來格之意耳若稷果生于巨人跡則其事甚異閟宮之詩當首言之今止言上帝是依而已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卽上帝是依之謂也古無巨迹之說特列子異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詞藉口而爲是說耳至謂姜嫄無人道而生

子謬于理而妨于教莫此爲甚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若詩言巨迹聖人刪之久矣毛氏不信神怪其說甚正後世猶未盡從者謂其以帝爲帝嚳耳帝爲帝嚳則稷乃堯之親弟堯有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待舜乃舉之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此說者所以疑之今依毛以敏爲疾而不用其帝爲高辛之說依鄭以帝爲上帝而不用其敏爲拇指之說合二家而去取之可以折衷矣天地之始固有化生者此可以言鴻荒之始不可以言稷或又以爲麒麟之生異于犬羊蛟

龍之生異于魚鼈神人之生必有以異于人辭則美矣非事實也古今大聖人莫如帝舜文王孔子其生不聞有異于人也○蘇洵論簡狄姜嫄之事曰毛公之傳詩也而以鳦鳥降爲郊禖之候履帝武謂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于疑詩而鄭之說又出于信遷史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于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爲黿以生褒姒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踐迹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

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而牛羊腓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愚按王肅亦曾有此論王基駁之曰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反不能育聖子以興帝王乎肅信彼而疑此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為祥長于為惡短于為善也乖戾甚矣克禋克祀疏曰釋詁文禋祭也則禋是祭之名又曰禋敬也義得相通大宗伯

云禋祀昊天上帝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二章疏鄭意云上帝不寧不康禋祀言此乃上帝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亂故心不自安非徒生天之亂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禋祀神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逸禮禘郊之事至重也郊丘石室周禮立帝嚳姜嫄二主大禘于太廟之日迎嚳主及后稷而姜嫄配神媒祭焉語見商頌長發篇

○三節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與易咸其腓同義意者牛羊見稷以足肚遮庇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箋云覃始能坐也訏謂張口鳴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四章箋云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五章箋云誕大也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傳云茂美也方極畝也極于能畝無空缺之地苞本也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稀穊之處種雜種也謂其苗實雍種而肥大不榮而實曰秀○箋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褎枝

蕖長也發發管時也○說文云穎禾末也○孔氏曰穎是禾穟之挺○爾雅云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於生民見有周之四始載生載育生之始也誕后稷之穡穡之始也即有邰家室室之始也以歸肇祀祀之始也○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等語語似褻也而直言不諱者質而已矣意者郊祀之禮陶匏玄酒莫不尚質故詩亦從而質與○詩中稱后稷者尊而君之也唐虞時后配名而言者后夔是也后配官而言者后稷是也爵配名而言者伯夷伯禹是也○稷五穀之長故以名主穀之官

行葦篇

序云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子謂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脉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首章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敦

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蹴履折傷之草木方茂盛以其將終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况于人乎莫無也具俱也爾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〇二章疏云言王燕族人于獻酒之時則用醓醢幷韭菹以薦進之也又復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嘉殽則脾之與臄〇什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醓肉汁也蓋以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以臄爲函

蓋相傳爲然服虔通俗文曰口上曰臄口下曰函○

三章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疏云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爲養老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爲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于大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大射也王肅以此爲養老燕射按燕射于燕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于曾孫惟主之上豈

先爲燕射而後酌酒也○周禮司弓矢鍭殺矢用諸近射田獵常矢庳矢用諸散射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即是禮射而用鍭矢此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朱注引投壺是以比行射投壺疏云以馬爲筭記矢數也二筭爲純一筭爲奇勝者雙數則曰若干純若干者未定之詞隻數則曰若干奇猶十筭則曰五純九筭則曰四純一奇也均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均射禮搢三挾一搢者插也挾者手挾也射用四矢插三于帶間挾一以加弦而射也○末章箋云所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

爲主人亦旣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旣告之黃耇台背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以此故得壽耇惟祺而助其受大福介助也○埤雅曰周官王燕則膳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今此曾孫惟主則以尊事黃耇所以爲厚也○台鮐云台之言鮐也○什詁云鮐背壽也舍人注云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吳都賦云王鮪鯸鮐劉逵注云鯸鮐狀如蚪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

雖小獺及大魚不敢噉之蒸煮肥美○背什名云倍也在後稱也○壽董仲舒曰壽者醻也壽有短長由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醻于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醻于不久故曰壽者醻也○通解云周之所以重耆老者何也曰其能稽古人之德有稽謀自天此其所以可重也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周之[illegible]以遷也商之咈其耉長夏之播棄黎老此以亂亡也與

既醉篇

序云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首章傳云旣者盡其禮終其事箋云事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類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爲先後也歸俎則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之類君子指成王也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德謂五福也○二章箋云殽謂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昭明者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也○三章傳云融長朗明也始于饗燕終于享祀疏云毛以爲天旣光大女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故王德高明而有令終禮莫重于祭饗[illegible]始祭祀是禮之終

言王能善于祭也王之善終又有始言王于饗燕之
禮亦善爲之由終始皆善故公尸與之以嘉告也○
鄭以爲天既助女以光明之道不但一時又使之長
遠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
名終又使之篤厚故公尸嘉告也○呂氏曰周之追
王止于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四
章傳云恒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嘉
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
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者言道之徧至
也○五章箋云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

之人有孝子之行又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安成劉氏曰特牲祝酌酒奠于祖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觶飲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酢尸尸啐酒仍奠其觶○六章傳云壺廣也○箋云壺之言捆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捆緻已乃及于天下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疏云鄭以爲壺之言捆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捆逼而密緻言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于天下也○通解云壺

朱註訓什宮中之巷矣言深遠而嚴肅者蓋王者居九重之中六宮之內寺人掌令閽人掌門司寢掌夜內豎掌蹕而人莫敢犯故輔氏謂使爾居于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歷萬年而長以福祿與子孫也

○按叔向說此詩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蓋室家之壼猶言室家溱溱耳出毛詩或問

○七章箋云天子女福祚至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福天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于女謂使爲政教故女傳之子孫也

○僕附也疏云以僕御必附近于人故以僕爲附○

古之說詩者謂既醉備五福萬年壽也景福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而蘇子瞻特爲是論大旨謂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而推本于王者至誠不懈之治是固然矣愚則謂既醉各行葦也行葦先以五福祝父兄黃耇台背壽也以介景福富也以引以翼攸好德也壽考惟祺康寧而亦考終命也信乎至誠不懈之治先于父兄宗族故既醉之答所謂有以致之者經五
言

鳧鷖篇

序云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輙忘故因以復祭夏曰復胙殷曰肜周曰繹○古者復祭必賜胙焉夏禮尚質故以復胙名之形有飾物之文商禮浸文故以肜曰名之繹有端緒之義周禮則極文矣故以繹其義名之○小注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朱子曰古者宗廟之祭

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燰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故有是詩蓋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尸亦同姓之親也楚茨曰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矣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專爲次日之燕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首章箋云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以下諸章箋意俱詳禮考内

假樂篇

序云假樂嘉成王也朱子曰假本嘉字然非爲嘉成王也○慶源輔氏曰自行葦至嘉樂四詩若如序說

而不明其所用則皆奉上之諛詞耳先生云大雅云受釐陳戒之詞如此四篇其受釐之詞也與然嘉樂亦有戒意故先生不敢斷然以為公尸旣醉鳧鷖之作但為疑詞于首章之末而又取東萊之說載于篇終也○首章保右命之自天申之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二章箋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或為天子或為諸侯言皆相勗以道○三章箋云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

敎令又淸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
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嚴氏曰威儀抑抑然謹
茂其德音言語秩秩然有常言行皆威德之所著見
也又曰音聲也德音有德之聲音也言語敎令聲名
皆可通德音此詩秩秩可以爲言語敎令不可以爲
聲名皇矣貊其德音可以爲敎令聲名不可以爲言
語南山有臺德音不已德音是茂及有女同車德音
不忘車舝德音來括皆聲名也小戎秩秩德音鹿鳴
德音孔昭日月德音無良邶谷風德音莫違皆言語
也○末章箋云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

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惟其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于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是詩妙在不懲不忘無怨無惡二語夫懲忘怨惡四字從心皆君心之非也此必格心大臣如周公者言之

公劉篇

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疏云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

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于邰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
豳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
見迫逐而遷豳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
守竄于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按譜以公劉
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
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
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
應在其後豳譜欲言遷豳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
以太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竄豳其遷豳之時不
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與周本

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若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路史諸書因謂公劉非后稷之曽孫稷生斄螷斄螷生叔均叔均爲田祖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矣是皆不可考者也○首章傳云公劉居于邰而遭夏亂迫逐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豳焉思輯用光箋云爲夏人迫逐巳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粮食于橐囊之中棄其餘

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爰方啓行謂爲女方開道路而行盡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二章何以舟之箋言公劉爲民而相土而民亦愛公劉之爲民故進玉瑤容刀之佩何以舟之謂當時之民皆云我有何物可與公劉帶之惟有玉瑤容刀可以爲之佩耳○黃佐通解云利用遷國易固有　之虞夏之世代有屢遷者然盤庚之遷耿也以瀉鹵墊隘之地而有蕩析離居之憂固宜一舉而從之觀其巨室胥動浮言小民不適有居而爲上者傲上從康乃伏小人之攸箴內外不和吉言于百姓

衆感之顧矢言之出始告之中感之既遷而綏爰之若不克與焉而公劉長西戎之衆裹糧之行不俟再訊斯原之相十八國從遷下無永嘆之赤子上有濟蹌之羣臣富庶之效不日臻焉動民而民不憚勞民而民不怨聖人舉事如此而已雖其憂國愛民之心兩君若一而民情之順逆天地懸殊則亦其平日之所感有異耳故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後之遷國者要當以公劉爲法可矣然怨誹逆命之民而以口舌代斧鉞以至誠攜忠信不怒而不譴焉後之厲民自養者其毋以盤庚爲口實哉○周禮大司徒以土宜

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大司徒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是其典章周密固自周公制之然觀景岡以辨土宜徹田以定軍賦則公劉以狹小之國而固以垂遠大之規矣○其軍三單毛詩或問曰按毛傳三單相襲也孔謂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三重為軍也此謂發卻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冦患故三重為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其說必有所本鄭

玄以爲公劉遷邠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卒也

泂酌篇

序云召康公戒成王言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也○首章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于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齋潔之誠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緊物爲君子者能有道德爲民父母上天愛其誠信故歆饗之然則爲人君者安可不行道德作民父母乎○餴饎傳云餴餾也饎酒食也餴又作饙爾雅

饙餾饎也孫炎云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云饙熟爲餾沃酒食之饙謂爲饙之時以此水沃潤之也○王應麟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既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亾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卷阿篇

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朱子謂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爲不切然亦未必分爲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弟君子爲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爲兩等弥失之矣夫洞酌之賢人君子方爲

成王而此詩遽爲所求之賢人何哉○首章傳興也卷曲也飄風廻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廻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廻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爲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溥王之求

賢也則亦如此而已○釋文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二章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俾爾彌爾性謂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謝氏曰伴奐逍遥閒散之意優游從容閒適之意休休息也○三章箋云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女得賢

者與之爲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四章箋云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福祿被之若易保之實難召公隱然寓規貞能盡師保之道者矣○傳云茀小也疏云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巳是大福則茀祿宜爲小福故以茀爲小福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通解云受命長謂其受命之巳久也葢成王即位共三十有七年無逸謂自三宗后人君類皆短折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稱祖甲享年之永亦惟曰三十有三年然則成王即位十年以後三十

七年以前皆可謂之長無疑也况其初即位爲三叔武庚所擾首尾凡六年矣其時必不暇爲卷阿之遊也今得遊卷阿矣而曰泮奐優游曰土宇昄章曰茀祿爾康此亦可以見其歷年之久非復小毖訪落徬徨恐墜之時比矣小序朱子謂篤公劉之詩寔出于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將涖政之日耳非謂卷之作亦在涖政之始也可援以爲例而謂七年不可謂受命之長乎或曰成王受命巳長矣豈尚不知用賢圖治而汲汲戒之哉曰人君不可一日無賢賢者不可一日而强致以周公之吐握猶恐失天下賢立政一書

乃其告王絶筆而一書中無非戒以任用賢才之道。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然則泥此為成王初年者誤矣○五章毛以馮翼孝德為豈弟之君子使之在位可與四方為則矣○箋以為王所得為百神之主受純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擇賢為尸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馮之几有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之也其在廟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德行之羣臣共行祭祀及尸之來至而以禮使祝導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既至神坐共尊而事之以致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謝氏曰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

有孝有德何也曰孝于親者必忠于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臯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元凱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六章箋謂得賢之益非徒能使王顒卬圭璋也此豈弟君子能爲四方之綱紀王何得不求乎卬卬志氣高朗也○七章箋云翽翽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于所止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九章傳云梧桐柔木

也出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
箋云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
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
於朝陽者被温仁之氣亦君德也鳳皇之性非梧桐
不棲非竹實不食○按書成王命君陳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欲其媚于天子也又曰惟民生厚因物
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
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欲其媚于庶人
也成王中材之主而其言若此召公以老成將順其

亦有諷諫之意乎仲尼删詩卷阿之後即繼以民勞大雅自茲變矣周公于立政曰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易曰吉人之辭寡蓋慎言慎行自求多福吉之謂也然則守成之世喜承順而惡忌諱二公欲培養元氣思得賢人以婉順格其非心故立言若此誠恐天下之禍起于激而福每恒生于和故也唐虞之世言事君則曰汝無面從言使民則曰從欲以治此豈成王之能及哉○抑成王之時泰之時也嘗讀易而得其說矣泰之爲卦雖吉且亨然聖人懼焉旣謂無平不陂又慮陰皆失實者蓋變二四則至于豐可憂變

上下則入于否不利聖人深恤將來而預圖保之其
設戒深矣惟九二一爻乃人臣之正位上應六五之
賢君爲得其中周公立爻辭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朋亡以四者爲治泰之道葢世道久安則法度弛而
習成誕慢欺蔽矣驟然改圖近患先起不可不包以
大量也人情久逸則紀綱縱而下趨委靡陵替矣恬
然安之將又愈甚不可不革以猛力也衆志久寧則
變故少而無復深謀矣遠而慮之必周庶事不可以
遺遐遠也時勢久順則人情肆而至于私昵悪德矣
約而正之必絕黨與不可以私朋比也召公欲用馮

翼孝德之賢以成君德而四方之綱是則慈祥者進而有所謂包荒者矣篤實者進而有所謂馮河者矣上而媚君下而媚民則遐遺無不周矣吉人彙征憸壬自遠則朋比無所私矣包荒者仁之量也馮河者義之勇也不遐遺者知之周也不朋比者禮之節也帝王之政見于語者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亦不過如此召公傳帝王遺教立意益與易合其得保泰之道哉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周公亦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然則卷阿之樂固召

公之所深慮也然召公之作旅獒恐武王之玩物而喪志也其詞直者何也以武王大聖人也而又當君臣同心之際故直也卷阿之作蓋恐成王之逸游或至于流連也其詞婉者何也以成王中材之主也而又當君臣危疑之後故不得而不婉也要之各有攸當焉耳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書以達于王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諴小民疾敬德爲祈天永命之本及觀卷阿之詩則極言壽考福祿之盛而究其由則以用賢修德爲致福之本二篇之中各致意焉古之大

臣其爲國家深長遠慮如此○古樂府成王時鳳皇翔舞于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皇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或曰鳳皇自庭飛往卷阿之上召公作歌所以矢其音也操詞不古其爲假托無疑矣然召公之于成王也在詩之卷阿則曰馮翼孝德在書之召誥則曰無遺壽耇以用賢爲君天下之要務也厥後成王果能訓廸百官推賢舉能而爲有周之令王謂非有得于召公之告戒可乎按竹書紀年康王二十四年召康公薨則壽之長百有餘歲可知矣無遺壽耇豈

亦周公之意乎故作君奭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說者以鳴鳥爲鳳皇然則是瑞也果有之矣其亦居攝之時與或復辟之後與不可得而知也曰受命旣長則是鳴鳥之聞非止一時矣

變大雅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情有周之所以久安長治也按竹書紀年成王遊于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

十二年也康王繼之申戒農官以固邦本九年唐遷于晉晉侯爕父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于是魯公築茅闕門以儉成俗而刑措不用治象亦除民競德而不覩法者四十餘年矣昭王卽位復設象魏十六年王伐楚涉漢遇大兕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兎皆震喪六師于漢朱子所謂舟膠楚澤王綱陵夷者此也穆王徙都西鄭命辛伯餘靡修師旅遂西征犬戎至于崑崙丘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而車轍馬跡徧于天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泲三十七年大起九

師東至于九江架黿鼉以爲梁遂伐越至于紆荆人來貢始服楚也其勞民可知矣共王四年王師滅密懿王元年遷于槐里二十一年虢公帥師伐犬戎王師敗逋孝王元年命申侯伐西戎八年初牧于汧渭夷王三年諸侯來朝烹齊哀公于鼎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其冬雨雹大如礪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而厲王立矣自康王後無非窮兵黷武之事民財民力諒亦困窮此民勞所以繼卷阿也與

民勞篇

序云召穆公刺厲王也○疏云厲王成王七世孫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竝世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首章傳汔危也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憯不畏明箋云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能猶伽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爲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也○伽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詐順从之此姦人也書所謂面从孟子所謂面諛也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爲善良

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爲自利之計而非忠于所事實
非良善之士也苟喜其甘言而信用之足以召禍亂
致寇虐但權位尊重者往往樂軟熟而憚正直故詭
隨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縱之爲患而所當痛
戒者也○彭氏曰書[illegible]柔遠能邇而必曰難壬人詩
言柔遠[illegible]曰讒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二
章[illegible]佞也僭恢大亂也箋僭恢讒譖也謂好爭者
也說文云恢亂也○三章箋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
不得中也○四章箋泄猶出也發也醜厲傳醜衆厲
危也箋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爲厲厲壞也無使紇

王之正道壞式用也女雖小子而用事于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末章傳繾綣反覆也箋云王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嚴氏曰詩言無良惛怓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葢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讀卷阿而知治世之文令人樂讀民勞而知衰世之文令人悲然卷阿主于用賢民勞主于絀

不肖所遇治亂雖異所以撥亂致治則同也○民勞詩人知陽一陰二之道乎故言無縱詭隨者五言以近有德者一

板篇

序云板凡伯刺厲王也○首章傳上帝以稱王者也箋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是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又王之所爲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實之于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二章疏云王之爲惡侵亂下民則

有諂佞之臣助爲惡政故謂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難天下之民女無得欣欣然喜樂而勸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女無得沓沓然競隨而助之○嚴氏曰舊說辭爲王者出令然尋繹經意上承憲憲泄泄之文下接我雖異事之章皆切責僚友之言中間攙入王者出令之事則辭意皆無倫序違觀上下章旨知辭之輯懌非謂王者出令矣○四章多將熇熇箋云將行也謂以憂謔則多行熇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五章傳云夸毗體柔人也謂足恭前却以體從之也蔑無資財也○六章攜無日益箋

云女攜挈民東與西與民皆从女所爲無日是何益
爲益道民在巳甚易也民之行多爲邪辟者乃女君
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立辟之辟傳云法也○
呂氏曰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
爲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七章傳云价
善也王者天下之大宗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
謂卿士掌軍事者太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
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
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懷傳云和也
○箋云斯離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

是爲宗子之城使免于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或曰觀史伯之言成周南有申呂蠻荆北有衛翟何以無亂華之憂曰則屏翰之說也此立國之根本也申呂在宛何畏乎荆衛在河朔行方伯連帥何慮乎翟周之衰也申侯啟西戎之侮而終爲荆所滅衛稔滛亂之惡而終爲狄所滅東遷之後晉鄭焉依晉有河東鄭有榮陽成皐皆洛都之屏翰也周亦不競于鄭奪其政取其田召狄以伐之于晉助孽賊而翦覆焉賞簒逆而爵命焉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然子頹之亂鄭

之自入于帶之難又晉之由定猶有賴于二國也○天下有三脈賢路言路民情是也三者之脈有所梗而不通則亂亂將至矣板蕩之詩可監也○通解云易屯之六四曰求而往明也豐之九四曰遇其夷主吉行也古人處亂世之暗君未嘗不資同列以盡力也況天怒于上人病于下而可蹻蹻囂囂自信乎噫坐偃月之堂者討傾僚友縮中書之印者制同列使不敢言其亦類乎是詩之所告者○新安胡氏曰厲王無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直言而力救之顧不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

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于罪而甚吾君之惡也邪吁二公忠愛之懐于此益可見矣

蕩篇

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嚴氏曰傷者傷悼其將亡甚于刺也臣子作詩皆發于憂國之忠欲以感悟其君雖斃壞已極猶庶幾其改圖君臣大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也此詩託言文王歎商特借秦為喻耳或謂傷者傷嗟而已非諫刺之比如此殆類後世詞人弔古之作非當時臣子惓惓之義也大序言傷人倫

之廢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傷又何妨于風刺乎○首
章傳上帝以託君王也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
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疾
威傳云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箋疾病人者重賦斂也
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辟不由舊章天
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
則不然民始皆庶幾于善道後更化于惡俗所以傷
之也○呂氏曰蕩蕩乎上帝吾王非下民之君乎疾
威乎上帝君王之命何多僻乎窮而呼天之詞也○
韓詩外傳曰官怠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

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二章傳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
勝人也服服政事也○箋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
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
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天降滔德傳
云天君滔慢也箋云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群臣又相
與而力爲之言競于惡○曹氏曰治生乎君子亂生
乎小人而君子小人之生昔人謂各有天命將治則
生君子將亂則生小人天降滔德是將亂而生小人
也然而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亦未嘗無君子厲王

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衛巫之徒也凡伯召穆衛武皆在焉奈王不用何○三章傳對遂也箋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懟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于内于是與群臣乖爭而相疑且詋詛求其凶咎無極已○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也故詭譎誦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于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揜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是爲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内矣詛詋指厲王而言人

君好用暴斂多怨之人則怨謗必將反移于巳也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于上也正謂此也王應麟曰盜言孔甘寇攘式内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傅燮曰天下之禍不由于外皆興于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眞其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亦此之謂也○四章傳炰烋猶彭亨也箋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群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疏云由其任用惡人以爲德故不

光明女王之德也正由背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也故又言女王之德所以不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哲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韓詩外傳曰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从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五章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謂顏色湎然齊一之辭傳云義宜也箋云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湎于酒者是乃過也不宜从而法行之○嚴氏曰天不使女沈

湎于酒而惟不義之事則从而法之也非天使之是女自爲惡也言此者發首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也○六章箋云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从而行之不知其非時人忕于惡雖不有醉猶好怒也傳云不醉而怒曰奰○西京賦云巨靈奰屭以流河西則奰者怒而自作氣之貌鬼方菴顉篇鬼遠也故古注云遠夷也不知何方新安胡氏曰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實一種而異名蓋北狄黃震曰王質以

為楚俗多鬼指楚也易言高宗伐鬼方詩言高宗伐荊楚則鬼方卽荊楚可知○七章○疊山謝氏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于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女惟商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黎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耇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皆所謂老成人也○嚴氏曰不時者猶言厄運非上天爲此厄運乃殷自不用其先王之舊法耳亦以發上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也○金履祥曰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荊楚自去年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于彘本實先撥斯可見矣彘在河汾之間所謂汾王是也嗜好用舍之間可不愼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粲然復興葢其時周室尚可振也

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爲墟訖不復振悲夫○通解按是詩言厲王之惡大槩有四曰任小人曰廢典刑曰沈湎于酒曰怠然自用而其失皆原于任小人葢小人用事必務更張以自便必誤其君于逸以固其寵必教其君以虐以塞其謗而重其權然則用小人者人君莫大之惡亦莫大之患也自古國家之成敗廢興何嘗不由于此乎○按史記厲王好利任榮夷公是強禦掊克在位也王行侈傲國人謗王王得衛巫使監謗道路以目是侯詛侯祝靡屆靡究也諸侯不享淮夷入寇是內奰中國覃及鬼方也召公凡伯芮

良夫之諫皆不聽是殷不用舊會是莫聽也此見經史之相符○八章本說文曰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徐曰一記其處也

抑篇

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侯包亦云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側○首章傳云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于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

爲容貌如不肖然夫衆人性本無知以愚爲主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于罪也○輔氏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賓筵一詩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所以有靡哲不愚之歎也○呂氏曰此詩以威儀爲主乃自古論修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于此厲王非獨自燕褻儀至使賢者皆不敢修飭愚以求免其時蓋可知矣○二章疏云毛與鄭皆以爲上言賢人不用毀儀佯愚此言宜用賢者使之愼儀言人君爲國無強于得賢人得賢人則四方有不善者可使教訓之以賢人有大德行

則四國順从其政是爲強也○呂氏曰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于一身而言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于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獘然後以時播告焉故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葢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三章箋云輿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于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湛樂于酒言愛

小人之甚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从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傚女所爲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疏明刑謂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不爲人所用者善惡皆奉承之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七章箋云柔安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脅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是于正道不遠有罪過乎且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慚愧于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

○六章無言不讐傳云讐用也謂人君無有一言而

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奧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于祭末有厭倦乎○八章毛以止爲至鄭以止爲容止辟爲法言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爲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于威儀女所行不僭不殘賊者少矣其不爲人所法反是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實無角而爲有角自用妄爲觝觸人以喻王本實無德而爲有德自用横于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使爲不善王何不遠之乎○九章傳緡被也

○輔氏曰武公三以温柔爲言無不柔嘉也輯柔爾顏也至此又明言温柔爲進德之基人纔温恭便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爲大賢而横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温柔則可以進學○西山真氏曰温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爲固修身者以敬爲本故此温温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驗其德之隅此章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于是焉○末章昊天不忒箋云王當如昊天之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爲

無常惟邪其行爲貪暴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我以是故而諫王也○抑詩十二章要義所在一言以蔽之曰尚不愧于屋漏夫不愧則心正矣心正而後推之一身愼爾出話敬爾威儀是也身正而後推之一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是也觀其通篇而見公道德之廣大究其要義而知公心學之精約○武公年九十五矣自稱曰小子若初爲子者以抱子自儆若初爲父者若初爲子故所求乎子者寢興洒掃凡小學之事無不舉若初爲父故所求乎父者修齊治平凡大學之事無不備丁奉臆詁○黃佐通解云按二雅王

者事也何武公賓筵抑戒得入于此乎劉氏曰豈公作此二詩在為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有合于大小雅乎觀其卒于平王之十三年則此當在鎬京厲幽時作非東遷之後也然而二詩但得列于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若周公所作豳詩乃列于變風豈周公既遠王室而豳人猶歌誦之不忘與則固所謂風也

桑柔篇

序云芮伯刺厲王也○首章傳云典也劉爆爍而希也謂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于爆爍也倉喪也

兄滋也塡久也謂喪亡之道滋久長也昊天斥王也
○二章傳云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災余曰燼言時
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爲燼者言
害所及廣步行也頻猶止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
害比比然○三章箋云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
國家爲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从
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將何之往也君子實惟
執心不彊于善而好以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
日相梗不止也○疑朱註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
也儀禮士昏禮婦疑立于席之西注疑立正立自定

之貌又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阼階東疑立
鄉飲酒亦有此文蓋人有疑則有徘徊姑定之意也
○云徂何往三山李氏曰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
梗錢氏曰水上浮木○壅水者斷梗也○通解云言
禍而必言君子之無爭心者蓋君子若有爭心必卒
爲小人之所傾陷以激成禍亂如宋王安石新法一
開其意亦未必堅諸賢爭之太過而王安石遂以死
力爭于上前上爲之一一聽法遂成熙寧之禍故明
道曰使衆君子不固與之敵使其勢久自敗委曲成
章尚有聽說之理俾小人無乘隙爲害當不如此之

甚伊川亦曰新政之誤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當兩分其罪可也然則諸君子雖皆激于忠義憂及國家其于爭之一字未必盡免也○三章圉釋詁云垂也舍人云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國之四垂○四章箋云女爲軍旅之謀爲重慎兵事也而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女若云比于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相與陷溺于禍難而已○五章民有肅心數句箋云王爲

政民有進于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卻退之使不及
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于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
者處位食祿是王不知任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
食者而已○七章箋云滅盡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
以窮盡我王所恃而至者謂蟲孽爲害五穀盡病贅
屬荒虛也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繫屬于兵役家室
空虛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降此災者○八章
自獨俾臧自有肺腸箋指用人言○通解云至此而
序爵之云不可誨矣○相蔡邕獨斷云助也助理天
下○漢書云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八章箋云

聖人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愚人言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于王也然不言之何也畏懼犯顏得罪罰也○十二章傳云隧道也正義曰隧者道之別名西風謂之大風釋天云西風謂之泰風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嚴氏曰大風損物喻小人也其來有隧道必從空大谷中喻小人乘虛而至也若主德剛明君子道長則國有充實之象小人無由至矣善人所作爲之事皆合于法皆本于善無可指摘彼不順之小人乃攻以內汙之事蓋其立朝行已無

罔可乘惟以曖昧之言誣之使之無由自明耳此小人陷君子之常也○谷爾雅注曰有水曰溪無水曰谷○十三章箋云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而爲此行令使下民效之非能聽用其言反使下民效爲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韓詩外傳曰禍生于無爲患生于多欲知足然後富从之德修然後貴从之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故曰貪人敗類○子華子曰人之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敗也于其所愛焉者

則必有悋固之心焉天之生才也實難甚愛之甚惜
之其亦有悋固之心世人莫之知也恃其胸腹之私
與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訿訿巧詆而深排規以幸人
之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鑑也神明
之照也使氣沮志奪怫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厓歷
而為陰陽之罰其中于人也必慘矣夫築垣墉者務
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為巳傾以兩手掩
人之聰明而自以為得也悲夫敗類者亦可懼矣○
十四章箋云嗟爾朋友我豈不知女所行者惡與女
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

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何女之間者得誅女也我恐女見弋獲既徃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而悖怒邪○十五章傳以凉爲薄言主爲薄俗箋以凉作諒信也言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職競用力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爲政者競用彊力相尚故也惟以强力相尚務勝其民故下民愁苦皆爲邪僻也○末章凉曰不可箋云我諫止之以信言曰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拒已諫之甚

雲漢篇

序云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疏云仍氏叔字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上距宣王之崩七十餘年至其初則百餘也春秋之世晉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首章雲漢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者水之精而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于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一曰索鬼神言求廢祀而修之也○疏云春官大宗伯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也○二章傳云藴藴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箋云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克箋作刻識也奠瘞群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三章傳云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不我遺與先祖胡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吁嗟

乎告困之辭○四章靡瞻靡顧箋謂曾無所視無所顧于此國中而哀閔之先正正長也先世為官之長父母先祖傳指文武言文武為民父母也○五章寧俾我遯箋云言天將使我心遯遯慙愧于天下以無德也○疏云旱魃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也○山海經係昆之山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黃帝攻蚩尤冀州之野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

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所欲逐之者令曰
神北行○文字指歸云女妭禿無髮○六章箋云黽
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者魃也○曹
氏曰月令祈穀注云謂以上辛郊祀天也天宗注云
謂日月星辰也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令歲之豐稔
可謂夙矣○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爲民慮稼
之方納預祈來年于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
春祈社稷巳願百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
豐登所謂孔夙不莫也○七章箋云人君以群臣爲
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人無賞賜也疏謂不

能如常相紀故謂之散廢正正長也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末章傳云假至也言群臣當昭見其至誠于天下而無贏也箋云假升也王仰見明星而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矣○眉山蘇氏曰未有民不寧而廢官定者也○豐城朱氏曰始言有嘒其星嘆其雨之不可必終言曷惠其寧幸其雨之或可必上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求其助于神此言大命近止無棄爾成盡其責于已惟修之已者不可以不盡故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凡若此者非以爲一

人也固以定衆志也余讀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段氏曰李氏云宣王之旱告于上天又告于父母先祖又告于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

崧高篇

序云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首章楊升菴云嶽四岳也孔子堯時止有四岳不主中岳山高大者自名崧非中岳也崧嵩通用者誤○疏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

各从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魏氏曰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爲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二章孔氏曰申伯先受封于申本近謝今命爲州牧故邑于謝秦漢之際南陽爲要地高祖踰宛攻武關張子房曰強秦在前強宛在後此危道也漢與楚相持常出武關收兵宛葉間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申郎宛也○

伯周書云士宰衆時作謂之伯○要畧云伯把也持
政事也○三章韓奕云實畝實籍江漢云徹我疆土
而此云徹申伯土田蓋自厲王貪暴而稅法壞盡矣
宣王中興之美此亦可見其一○傳御傳云治事之
官也箋云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輔氏曰王
命傳御遷其私人者申伯為卿大夫時蓋必有家臣
令出封于謝不敢自與之往也故王命其家臣之長
使遷之○私人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
言私人明不純臣○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
六章曹氏曰郿近岐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受封則

册命于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飲餞于郿猶江漢之于召虎也○孔氏曰申伯自鎬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郿又曰郿于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嚴氏曰此詩多申複之詞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鉤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此詩每事申言之寓

叮嚀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也○
易乾之文言曰雲从龍風从虎聖人作而萬物睹言
臣之應乎君也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言君
當任乎臣也宣王中興有申甫之德業聞望有吉甫
之學問文章豈其人未嘗生于厲王之時乎顧上之
人何如耳意此可以動深長思矣○王氏應麟曰嘗
謝戍申其篤于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
平王忘讐也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
後之寵任外戚者率以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
終以召戎禍猶可爲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

漢亡于王莽何進晉亡于賈謐唐幾亡于楊國忠石晉亡于馮玉○問崧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爲諸侯築城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朱子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故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車徒人馬去也是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郤又不然更不可曉强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皆去别處調人來都曉不得○胡廷芳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裡黍苗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蒸民篇

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首章箋云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于下謂及衆民也故生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疏云周語樊仲山甫諫宣王是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于樊左傳王賜晉文公樊邑則樊東都畿內左傳注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懷州河內縣本野王晉語王賜公南陽陽

原缺

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孔光之徒而後已○饒氏曰明者大無不照之謂哲者微無不察之謂○鄒氏寶曰明哲之保身也或出或處或生或死惟義所在身也者理氣之會兼得焉上也苟不得已與其全軀吾寧存理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之謂也○五章曹氏曰茹者吞陷之名若茹草茹毛然○上蔡謝氏曰柔不茹剛不吐此強之寬仁之勇柔嘉惟則者也○輔氏曰三章稱山甫之德柔嘉故此又以剛亦不吐不畏強禦者言之○安

成劉氏曰周子以柔善爲慈爲順柔惡爲懦弱剛惡爲強梁剛善爲強毅山甫不茹不侮則有柔善而無剛惡也不吐不畏則有剛善而無柔惡也蓋其剛柔合德而發皆中節也○疏義云易處之事不敢忽難處之事無或憚是不茹柔吐剛者也又曰不茹不吐總以處事不侮不畏專以待人言○六章輔氏曰舉在我之德補在君之德此非強立者不能至是又不可獨以柔稱矣○七章每懷靡及箋謂此山甫令戒从行者之亟行云若每人懷安而不速行則事將無及○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與諸侯相見必云道而出

是祖與道爲一周禮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聘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鄭元云祖始也一曰祖徂也詩傳云軷道祭也謂祭行道之神使者爲軷祭卿大夫處者于是餞之禮畢而行○林氏曰宣王時北有玁狁南有荊楚東有徐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伸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爲謀甚悉而犬戎自西作焉夫四隅而防其三有變出于不備之方况得一不爲備乎○許謙曰烝民之詩反覆賛詠雖兼職業事功言之大率主于德耳八章之間凡

言山甫者十有二一于以見惓惓尊慕之意蓋詩人之情與作詩之體于所愛者則喜舉其名而道之故出車之于南仲采芑之于方叔六月之于吉甫江漢之于召虎崧高之于申伯韓奕之于韓侯皆屢言之然則尹吉甫固可謂善言而宣王之所以中興者得賢才之多也○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遺荒羅鼎作蚤底出不聲聞數里後世義門何以加諸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琴操言吉甫逐其子伯奇則又似宣王不終其德矣物則秉彝之詩吉甫庶幾知道

者而不能察擬蜂之譏其亦知而不能行也夫

韓奕

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首章傳庭直也朕命不易箋云凡我今之所命者不得改易而不行其有違道不直之方則幹而正之以佐助女君此是王命辭之畧也○黃氏曰君之于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則彼亦將無以自安也故告之以朕命不易○二章周自中衰以來侯不受命而覲王不親命而錫者久矣詩人喜見舊典之復作也故于是乎書曰韓侯受命曰王親命之曰韓侯入覲曰王錫韓侯真

有拭目[illegible]之意焉○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
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而
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如下所云也○淑旂箋云
旗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儀禮記作
辟周禮作禎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辟鹿辟春官巾
車言犬禎豻禎皆以有毛之皮為禎與天官冪人之
字異其義亦同冪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冪為覆
葢之名金厄毛以厄為烏蠋是言金接轡之端如厄
蟲也箋以為以金為小環而纏搤之○三章顯父傳
云有顯德者也箋豆有且侯氏燕胥箋云諸侯在京

師未去者于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
榮其多也○覲禮每以侯氏稱諸侯之來朝者注云
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四
章汾傳云大也箋謂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也
顧之傳云曲顧道義也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
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于是之時則
有曲顧也○升菴集亦云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
曲顧即所謂韓侯顧之也益正其始男先于女者禮
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于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
顧者禮也不然則是瞰囊裝之盛橐盻媵御之冶容

矣○諸娣左氏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杜預曰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孔子譏管仲三歸則大夫一娶三女矣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鄭氏曰從者謂姪娣然則士亦有姪娣也趙氏曰媵不異姓則莒姓巳郱姓曹此二國姓至少如嫁女孰爲媵乎恐此禮難行○五章傳云姞蹶父姓也疏云以姓配夫之國故云韓姞○燕譽者謂盡其婦道有顯譽也○楊升菴云相攸攸字說文攸行水也字本从水省作攸借爲所字古文苑西岳碑靈則有攸秦嘉述婚詩神啓其吉果

獲令攸文選紛猋悠以容裔注旌旗搖動貌悠悠詩中
除悠悠之外只有猋悠與莊子謬悠內典道性天悠
可押又云攸所也韓文壹攸之攸左傳湫乎攸乎注
乘危貌又鬱攸火氣也五行傳御于牀攸言人君過
災以憂爲所則可免也牀攸猶言敬作所也前漢書
傳敘攸攸外寓支遁傳嘗遊外國歲數嚢悠○末章
箋云燕安也大矣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
築完者實當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韓侯之
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絶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絶
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

使如故常○墉古庸通尚書大傳曰天子賁庸諸侯疏杼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庸廧也杼亦廧也升菴朱○壑說文云溝也○釋言云隍壑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壑溝也○程子曰崧高之詩止于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序止于能錫諸侯夫武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誅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是爲盛哉至于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有國況能建國乎諸侯背叛結怨連禍況能親諸侯乎賞罰不行于上則褒賞申伯爲可美錫命不行于

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嘉天下大亂之後而能振起之以行天子之事是亦可道也○通解云是詩也君臣朋友之義夫婦父子之情無不備見學者觀之亦可以興矣○呂氏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旣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爲王室之屏翰詩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固道其娶之盛其意蓋在于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

江漢篇

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詩說曰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楊州在淮南楊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後漢東夷傳殷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伯伐而平之○嚴氏曰周與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从化則後爭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

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荊蠻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首章傳云浮浮衆彊貌謂江漢之水合流而衆彊之處鋪病也言討而病之也○蘇氏曰自周而南出于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孔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南曾傳伐淮夷應在淮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永嘉陳氏曰考之曰江漢之滸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

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二章廬陵彭氏曰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巳而興師故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僅然非以是爲美也○三章華谷嚴氏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歛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五章廬陵羅氏曰爾雅彝卣罍注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孔氏曰釋器云卣中尊按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

時未祭故卣盛之○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車馬能安民者賜衣服能使民富足實倉廩者賜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民衆多者賜以朱戶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也能進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者賜以虎賁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孝道備者賜以秬鬯○王制曰賜玉瓚然後爲暢未賜者資暢于天子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士兼庶人艾秬者黑黍一稃二米和氣所生也鬯者以百艸之香鬱

金合而釀之成爲鬯陽達于牆屋入于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玉瓚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氣也○尚書日記云秬鬯與鬱鬯不同鬱鬱金香艸煑以和酒者也未和鬱單謂秬鬯和鬱乃謂鬱鬯○召虎能康公是似則孝故賜圭瓚秬鬯以榮之○周家雖建都于鎬而宗廟之在豐者如故故凡有大事皆自豐告焉○末章通解云按朱子舊註作召公考當闕之以俟知者今此註殊費解既訓考爲成則是考與成一也又曰考其成則考我考之也成廟器之成也是又爲二矣詳本文只是作召公之成玩

註意則作召公三字訓作康公之廟器考字訓勤王
策命之詞以考其成然實費力不知當時何以入廟
器等語以訓此句想只是據古器物銘而然也○嚴
氏曰成者毀之對康公立大勳于王室而後嗣子孫
不能繼之則康公之功業將毀矣王稱虎能繼康公
之功虎謂王命如此我不敢不勉期爲康公之成謂
不毀墜其功也又曰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
文德勉王蓋不矜巳之功而納君于德意度遠矣○
按此詩作于召穆公銘器之後故歷歷從頭說到賞
功銘器處且其意爲美宣王命穆公而作故以王命

召虎兩舉而言之也○朱子曰此章大抵類古器物銘識葢文字之常體也

常武篇

序云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故以爲戒然○詩說曰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召穆公美之○首章疏云毛傳以爲王命卿士南仲者于王太祖之廟使之爲元帥親兵又命爲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衆○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太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太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太

師也〇謝氏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
備素講于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
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〇二章三事就緒毛
云爲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卽還師勿驚怖也
〇袁仁毛詩或問云首言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次章
又命程伯休父皆三卿之人欲其早定徐夷歸就職
業不致曠官耳〇疏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
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
氏則是宣王始命休父爲司馬也程國伯爵休父字
也〇郡國志有上程聚古程國伯休父之國也文王

居程故此加爲上程○氏族略重爲火正裔孫封程
○曹氏曰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
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淮瀕者耳此先淮
後徐蓋先其小而易者後其大而難者陳氏曰徐大
而淮夷小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于徐曰徐方者
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地理志臨
淮徐縣故徐國嬴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
徐郡縣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徐子國
○檀弓徐客居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後
漢東夷傳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

王畀其方幟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楚大舉兵而滅之費誓徐戎孔氏注徐州之戎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馭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〇左傳周有徐奄徐戎淮夷二國春秋昭四年會于申有徐子又有淮夷〇黃佐通考云江漢是伐楊州之夷故順江漢而下此章是伐淮北之夷故順淮浦而下此考之禹貢諸書可証者然或者謂淮浦徐土止是一處既曰順淮浦而下王師已過淮浦而至徐州矣何以下文

又曰鋪敦淮濆又何以曰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宣王既循淮浦以省徐土而後返屯于淮浦歟曰非也禹貢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楊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爲患尤在于徐則自豫至徐皆有所謂淮浦也而鎬京又在豫之西兵欲至徐必取道于豫故此曰率淮浦省徐土就所經歷之浦所言也下文曰鋪敦淮濆截彼淮浦則就所至徐州之淮浦而言也然則所謂率淮浦省徐土非指其爲一處亦明矣○孫子云兵聞拙速未睹巧久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常武所爲戒留處也又不獨三事係之也○三章傳

云紹繼也遊遨也不敢繼以遨遊也謂王舒徐而安行不爲急疾依于軍法曰行三十里雖于禮舒行亦非敢繼以遨遊○四章箋云敦當屯截治也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五章箋云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緜緜靚也翼翼敬也○大雅言文王之兵若臨衝閑閑章言武王之兵若牧野洋洋章皆略述武事耳常武言宣王之兵則極其鋪張揚厲而若有過于文武之威者聖人之兵尚德賢人以下之兵尚威論德者其詞典論威者其詞夸且亦可見盛世中興氣

衆

瞻卬篇

序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曹氏曰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末至幽王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詩說曰尹伯奇見幽王嬖褒姒任奄人憂亂而作○三章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疏云懿與噫同寺近也言所謂生自婦人者又非有人敎王爲亂誨王爲惡也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奄人周禮司刑注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酒人注奄精氣閉藏者奄釋文奄豔二音○奄人

之用不一內小臣諸奄之長主在后之所寺人主世婦而下之禮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舂人饎人槀人守祧皆與女奚為類內司服縫人至與女御女工共事奄之類亦不同一是生而隱宮者或男或女皆有之一是男子犯宮刑而去勢者皆精氣閉藏總稱曰奄用則二者兼之○孔氏曰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貫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狡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遂能迷罔視聽惑主心而任人國

之臧亦多由此作○丁奉聽言曰婦有長舌其自此詩創言乎然亦泰誓牝雞之晨之遺旨也夫謂惟厲之階者幽王之厲夥甚矣申后黜而太子廢家厲也小人盛而刑獄繁國厲也諸侯畔而夷狄侵天下厲也三川竭而岐山崩天地厲也凡此諸厲皆從婦之一舌以爲階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而不言其所以滅然則所以滅者此舌邪○四章新安胡氏曰鞫如鞫獄之鞫推勘窮究之意婦寺所以鞫人者其心忮害變詐而已○又曰婦人當事蠶織朝廷公事不當婦人是預今不惟使預公事又且聽其譛毀惟

婦言是用欲不速亡得乎○疏云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爲言者以三是三才之數數之小成故舉以言焉○五章傳云富福也箋云弔至也王之爲政德不至于天矣不能致禎祥于人矣威儀又不善于朝廷矣賢人皆云奔亡則天下邦國皆盡困窮矣○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女婦者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柢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正士之正已者此所以胥而亡也

召旻篇

序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詩說曰幽王遷刑人近頑童巧用讒慝諸侯携貳戎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首章毛傳云旻天疾威斥王也○外傳云威有三術道德之威成乎衆心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故不可以不察也○二章箋云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羅網天下其衆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三章傳云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四章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嚴

氏曰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辨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者爲潰怒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亂皆一理也○五章傳云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惟今之疚謂今則病賢也○箋云富福也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疏粺謂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徒反食精粺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朱子曰九章粟米之法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糲米一斛治而成粺則九斗矣○六章箋云

喻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我躬謂王躬也○七章止齋陳氏曰周南繫于周公召南繫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繫以邠雅之終繫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節南山十月之交與召旻皆刺幽王任小人也然節南山專言尹氏十月之交備言皇父家伯仲允等而召旻曰蟊賊曰昏椓曰皐訿惟斥其罪狀而不指其姓氏豈當時號石父祭公聲威熏灼使人不敢指稱與○古人于亂世雖時事盡去一無可爲而忠義不死之

心未嘗絶望于其主君伊尹知桀將亡矣而猶五就以期極惡之倘悛箕子知紂之亡矣而且爲奴以冀武庚之倘立瞻卬召旻二詩所著幽王之罪浮于桀紂而其所不忍絶望者一則曰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一則曰惟今之人不尚有舊而以法祖用賢丁寧于篇末兩詩人之心葢亦慕伊箕而興起矣是故聖人録居大雅之終以見事君者必存此心而後可○蘇氏軾曰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

小雅之所以興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愚按毛鄭多以昊天旻天稱王者最爲說詩之陋大雅之變作于大臣召穆衛武之類是也其言天人之際婉曲之中直體存焉故其辭廣小雅之變作于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其言天人之際雖若迫切而猶雍容士大夫言詞氣象終與凡民興爾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